

漢魏六朝百三家集

魏

陳思王

第二十二冊

漢魏六朝百三大家集

卷

陳思王

第二十二卷

論

魏德論

元氣否塞，立黃噴薄，辰星亂逆，陰陽舛錯，四海鼎沸，蕭條沙漠，武皇之興也，以道陵殘，義氣風發，神戈退指，則妖氛順制，靈旗一舉，則朝陽播越，惟我聖后，神武蓋天，威光佐掃，辰彗北蠻，首尾爭擊，氣齊率然，乃電北席卷千里，隱乎若崩，嶽盱乎若潰海，愠彼蠻夏，蠢爾弗恭，脂我蕭斧，簡武練鋒，星陳而天運，振耀乎南封，荆人風靡。

交益影從，軍蘊餘勢，襲利乘權，蕩鬼區於白水，
摛矯制乎遐川，仰屬目於條支，晞弱水之潺湲，
薄張騫於大夏，笑驃騎於祁連，其化之也如神，
其養之也如春，柔遠能邇，誰敢不賓，憲度增飾，
日曜月光，跡存乎建安，道隆乎延康，於是漢氏
歸義，顧音孔昭，顯禪天位，希唐效堯，上猶謙謙，
弗納也，發不世之明詔，薄皇居而弗泰，蹈北人
之清節，美石戶之高介，義貫金石，神明已興，神
祇致祥，乾靈効祐，於是羣公卿士，功臣列辟，率

爾而進曰，昔文王三分居二，以服事殷，非能之而弗欲，蓋欲之而弗能，况天網弗禁，皇綱圯紐，侯民非復漢萌，尺土非復漢有，故武皇創迹於前，陛下光美於後，蓋所謂勲成於彼，位定於此者也，將使斯民播秬鬯，植靈芝，鋤岐穗，挹醴滋，遂乃凱風回焱，甘露匝時，農夫詠於田隴，織婦欣而綜絲，黃吻之齟，含哺而怡，鮐背之老，擊壤而嬉，古雖稱乎赫胥，曷若斯之大治乎，於時上富於春秋，聖德汪濊，竒志妙思，神鑒靈察，方將

審御陰陽，爭耀日月，極禎祥於遐奧，飛仁風以樹惠，旣遊精於萬機，探幽洞深，復逍遙乎六藝，兼覽儒林，抗思乎文藻之塲圃，容與乎道術之疆畔，超天路而高峙，階清雲以妙觀，將參跡於三皇，豈徒論功於大漢，天地位矣，九域清矣，皇化四達，帝猷成矣，明哉元首，股肱貞矣，禮樂旣作，興頌聲矣，固封泰山，禪梁甫，厯名山以祈福，周五方之靈宇，越八九於往素，踵帝王之靈矩，流餘祚於黎烝，鍾元吉乎聖主。

漢二祖優劣論

有客問予曰。夫漢二帝高祖光武。俱爲授命撥亂之君。比時事之難易。論其人之優劣。孰者爲先。予應之曰。昔漢之初興。高祖因暴秦而起。遂誅強楚。光有天下。功齊湯武。業流後嗣。誠帝王之元勲。人君之盛事也。然而名不繼德。行不純道。身沒之後。崩亡之際。果令凶婦肆醜酷之心。嬖妾被人豕之刑。亡趙幽囚。禍殃骨肉。諸呂專權。社稷幾移。凡此諸事。豈非高祖寡計淺慮。以

致。然彼之雄材大畧，倣儻之節，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。又其梟將畫臣，皆古今之鮮有，歷世之希覩。彼能任其才而用之，聽其言而察之，故兼天下，有帝位，流巨勲而遺元功也。世祖體乾靈之休德，稟貞和之純精，通黃中之妙理，韜亞聖之懿才，其爲德也，通達而多識，仁智而明恕，重慎而周密，樂施而愛人，值陽九無妄之世，遭炎光厄會之運，殷爾雷發，赫然神舉，用武畧以攘暴，興義兵以掃殘，神光前驅，威風先逝，軍未

出於南京。莽已斃於西都。夫其蕩滌凶穢、勦除醜類、若順迅風而縱烈火、曬白日而掃朝雲也。爾乃廟勝而後動衆、計定而後行師、故攻無不陷之壘、戰無犇北之卒。是以羣下欣欣、歸心聖德、宣仁以和衆、邁德以來遠。故竇融聞聲而影附、馬援一見而歎息、股肱有濟濟之美、元首有穆穆之容、敦睦九族、有唐虞之稱、高尚純樸、有羲皇之素、謙虛納下、有吐握之勞、畱心庶事、有日昃之勤、乃規弘跡而造皇極、創帝道而立德。

基是以計功則業殊、比隆則事異、旌德則靡愆、言行則無穢、量力則勢微、論輔則力劣、卒能握乾坤之休徵、應五百之顯期、立不刊之遐迹、建不朽之元功、金石播其休烈、詩書載其勲懿、故曰光武其優也。

成王漢昭論

周公以天下初定。武王旣終。而成王尚幼。未能足南面之事。是以推以忠誠。稱制假號。二弟流言。召公疑之。發金縢之匱。然後用寤。亦未決也。

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。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。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。行周公之事。吾恐叛者非徒二弟。疑者非徒召公也。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。昭帝固可不疑霍光。成王自疑周公也。若以昭帝勝成王。霍光當踰周公邪。若以堯舜爲成王。湯禹作管蔡。邵公周公之不見疑。必也。

相論

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。體小而名高者。於聖則

否、是以堯眉八彩、舜目重瞳、禹耳參漏、文王四乳、然則世亦有四乳者、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、宋臣有公孫呂者、長七尺、面長三尺、廣三寸、若此之狀、蓋遠代而求、非一世之異也、使形殊於外、道合其中、名震天下、不亦宜乎、語云、無憂而戚、憂必及之、無慶而歡樂、樂必隨之、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、則色有先見也、故扁鵲見桓公、知其將亡、申叔見巫臣、知其竊妻而逃也。

辯道論

世有方士、吾王悉所招致、甘陵有甘始、廬江有左慈、陽城有郤儉、始能行氣導引、慈曉房中之術、儉善辟穀、悉號三百歲、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、誠恐斯人之徒、接姦宄以欺衆、行妖慝以惑民、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、求安期於海島、釋金輅而履雲輿、棄六驥而美飛龍哉、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、咸以爲調笑、不信之矣、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、奉不過於貲吏、賞不加於無功、海島難得而遊、六黻難得而佩、終不敢進虛誕之

言。出非常之語。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。躬與之
寢處。行步起居自若也。夫人不食七日則死。而
儉乃如是。然不必益壽。可以療疾。而不憚饑饉
焉。左慈善修房內之術。差可終命。然自非有志
至精。莫能行也。甘始者老而有少容。自諸術士。
咸共歸之。然始辭繁寡實。頗有怪言。余常辟左
右獨與之談。問其所行。溫顏以誘之。笑辭以導
之。始語余。吾本師姓韓。字世雄。嘗與師於南海
作金。前後數四。投數萬斤金於海。又言諸梁時

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。時悔不取也。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。欲其食少而努行也。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。令其一煮藥。俱投沸膏中。有藥者奮尾鼓鰓。游行沉浮。有若處淵。其一者已熟而可噉。余時問言率可試。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。當出塞。始不自行。不能得也。言不盡於此。頗難悉載。故粗舉其巨怪者。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。則復爲徐市、欒大之徒也。夫帝者位殊萬國。富有天下。威尊彰明。齊光日月。宮

殿闕庭等曜紫微、何顧乎王母之宮、崑崙之域
哉、夫三鳥備役、不如百官之美也、素女姮娥、不
若椒房之麗也、雲衣羽裳、不若黼黻之飾也、駕
螭載霓、不若乘輿之盛也、瓊藥玉華、不若玉圭
之潔也、而顧爲匹夫所罔、納虛妄之辭、信眩惑
之說、隆禮以招弗臣、傾產以供虛求、散王爵以
榮之、清閒館以居之、經年累稔、終無一驗、雖復
誅其身、滅其族、紛然足爲天下笑矣、若夫玄黃
所以娛目、鏗鏘所以樂耳、媛妃所以紹先、藹秦

所以說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
無采之色乎

又辯道論

此篇出廣弘明集只數語與魏志及舊集畧同餘文俱不載今

另存之

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
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
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極空其
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
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